

年度诗歌：

于坚

《于坚诗集》

致敬辞

访谈



简介

感言

访谈



著名评论家徐敬亚(左)、羊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和平(右)为于坚颁奖

访谈

笔名令我不适,于坚只是于坚

羊城晚报:“于坚”这个名字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坚:于坚就是我。我年轻时曾经用过笔名(尼罗、大卫)都是用了一次,这是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这些作家的影响。笔名令我不适,总觉得是一种暗示、解释(解释自己是谁、写作方向)。于坚必须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于坚只是于坚。我倒没有想过文学史,只是一种自我调侃、自嘲。写《尚义街6号》时我早已不用笔名,这是对写作的一种认识。

羊城晚报:您似乎经常把真人名字写入诗歌(比如“马云”),这会带来什么效果?

于坚:这个马云是我的朋友,发小,非常优秀的画家。写作是一种语词的划界,这些语词一旦成为文章、诗行,它就不再是真实。这个道理与大湖石挪进四合院、杜尚的小便池挪进博物馆是一样的。让语词越位,发

生新的空间,这就是写作。

羊城晚报:您曾说您的写作一直就是一种故乡写作,您的故乡变化大吗?

于坚:我一直住在昆明。昆明在空间上变化很大,但是持续着古老的时间,某些古老的、来自故乡世界的精神气质依然在。大地无法拆迁,已经养育了无数昆明人高原还是那个高原,云还是那些云,落日还是那个落日,这些给我以在昆明终老的信心。我依然在写云南,云南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多样化在云南不是纸上的概念,就是大地和它的生活世界。

但我也喜欢漫游,就像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通过旅行,我看见、经验各种各样的人们以及他们的生活世界。我因此可以思考我自己的生,何谓生活,还可以怎样生活。倒不是为了写诗。

羊城晚报:在很多人看来,日常生活是庸常的,为何您始终坚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

于坚:生活世界其实已经被观念拆迁了,如果连庸俗都是罪

行,那多可怕!二十世纪是一个反生活的世纪,人们迷信“生活在别处”,生活跟着观念跑,中国传统的生活世界遭到巨大冲击。你看,像法国大革命否定国王,但没有否定生活世界,因此到今天巴黎依然是巴尔扎克的那个巴黎,面包依然是那个面包,诗依然是那首诗。

没有“口语诗”这种东西,口语一旦书写出来就是“文”

羊城晚报:《尚义街6号》被视为“第三代”诗歌“口语诗”时代开启的标志,但为何您一直反对“口语诗”这个说法?它跟“口水诗”有何本质区别?

于坚:没有“口语诗”这种东西。口语一旦书写、打字出来,它就是文。口语无法像文那样传播。口语即生即灭。文是经过理性的筛选,一笔一画组合的结果。“口水诗”是一个隐喻的说法,大概是指那种游戏性很强的文,文字游戏,无可厚非。作品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存在,在这

感言

此刻,我们依然要“以文会友”

今天《羊城晚报》的评委会再次为当代文学颁奖。而此时此刻,世界还在一场时疫的冲击中。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人类应团结起来。它可能导致封闭、隔绝,而人类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孔子说,仁者人也。韩愈说,仁者爱人。仁爱,今天人类要更现实地意识这一点,开放意味着互爱、互助、互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今天这个活动也是一次以文会友。谁获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在这个特殊时期依然被信任,被需要,被崇拜。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举行过一次伟大的以文会友活动,诗人王羲之记下了这次佳会:“修楔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足以畅叙幽情……”王羲之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在中国,“文”像宗教一样,是事关生死之事。“文明”这两个字中国独有,“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文明,就是以“文”照亮生命的动物性,无名、无名,物物而不物于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说“志于道,依于德,据于仁,游于艺”。

在中国文化中,“文”是一

种形而上的精神载体。海德格尔说,“人向死而生”。“文”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回答这个问题。文人将自己对生命的感悟、诠释诉诸文字,传播于世以生生,令生命超越动物性,超越无文的黑暗。

王羲之最后总结道:“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所以此时此刻,我们依然要“以文会友”。“不学诗,无以言”,虚无比死亡更可怕。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林园)

了。微信支付意味着无数细节的消亡,比如铜臭味、数钞声……这些都不见了,谁还会写“一个铜板在吧台上像芭蕾舞演员转了几圈,然后倒在一滩红葡萄酒的血红色痕迹里”这样的句子?

技术统治最可怕的后果是美的消失。不美的生活就是物的生活。技术带来方便、实用、快捷和日日新的时髦,但是有可能不美。美是时间的产物,美是包浆、旧的。

人工智能不可能取代诗人,诗是灵魂的事业

羊城晚报:可否结合您个人的经历谈谈您对当下诗歌创作现状的评价?诗歌在当下还有生命力吗?

于坚:虽然很热闹,好诗不多,这是我的个见。有些诗人今天热衷于开会,自己给自己颁奖。我最近都在重读《世说新语》,这是一部伟大的中国诗人传,我写作之初就是想成为这样的诗人。

只要汉语在,诗就在。不学诗,无以言。汉语就是诗。要记着,我们依然在用甲骨文上的那些字写作,那些字是记录占卜的,卜辞就是诗,它记录了不确定的。

羊城晚报:就当下而言,中国诗歌创作在国外的评价如何?

于坚:谈不上有什么大影响。所谓国际影响,可能还是用来吓唬那些对汉语缺乏信心、抱有偏见的读者。“走向世界”的迷信源于文化自卑,这是“五四”的负面结果。传统、保守,温故知新,对母语的骄傲、自信是主流,故乡就是世界。中国当代诗歌确实在国外有些读者,但我更重视的是“花地文学榜”这样的奖项在国人中的影响。

羊城晚报:人工智能写诗有可能取代诗人吗?

于坚:不能,诗是灵魂的事业,灵魂在语言中的解放、敞开。机器没有灵魂,它只是一种修辞技术。有人说他看不出机器和诗人的区别,那是因为汉语本来就是属灵的。

感言

访谈

久远的词汇如何被擦亮?

首先,感谢花地文学榜和各位评委,非常荣幸获得这个肯定。许多年中,我的写作都困难重重,但对于写作的正信却从来没有一天消退过,是它们的确认和支持,才使我重新成为一个写作者。

于我而言,《致江东父老》这本书的写作其实充满了犹豫、困顿和自我怀疑,它们到底是什么文体?当我决心用蒲松龄的笔法去写童年时的一场奇遇,又或者,当我转述一个听来的故事,这故事里明明有主人公的想象和虚拟,那么,它们还是现代意义的散文吗?但最终,我还是决心先把它们写下来再说,因为我感受到了一种迫切——我想要写下的这些面孔。

写作这本书时,我明显感

到了两种力量的撕扯。一种是,吾道有孤:一切奔跑、闪躲和消失都太快了;一种是吾道不孤:那些顽固的存留,仍然足以让人生出与之共存的决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得以变成问题的处理者:那些久远的词汇如何在我们的存在中被擦亮?

隐藏在汉语传统中那些最深重的叹息与自我完成如何真正触动我们的心身?也许正好成为我们重新凝视传统的契机。在中国文章的源头中,无论传奇小品还是诗词歌赋,无不充满自由与冒犯,当它们与它们的时代遭逢,却又往往能与之比翼齐飞,最终见证一个时代的身世、心意和志愿,而文章本身也在其中得到了一次次的自我确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柠(左)、深圳福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大伟(右)为李修文颁奖

李修文:与时代融合,建立真正的散文筋骨

访谈

我在“小人物”身上看到了自己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发现身边的“小人物”并挖掘到他们身上的故事的?

李修文:我笔下所写的这些“小人物”,不是我的审美对象,而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自己,我跟他们同是天涯沦落人,是失败,是流离,是落魄,是东奔西走,在命运的维度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当时,文学创作写不下去了,我就去参与制作电视剧,那几年不像现在这么专业,当时全国充满各种各样的草台班子,项目都非常脆弱,有的时候做一下就夭折了,但是没办法,我身在其中,就得随之起舞,虽然已经努力了,但是结果还是很糟糕。

当生活把你推到这个世界上最沦落最潦倒的群落时,才让我真正走进我要写的人和事。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

过去抚慰人心的散文今天消失了

羊城晚报:在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创作困顿期后,为什么写作的回归到现在是散文?

李修文:《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两本散文集里的文章,基本上都写在我浪迹天涯的过程中。写作于我而言首先要挽救自己、安慰自己,现在我还能写,我依然有创造的可能。

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需要身体、心理、精力各方面漫长的准备,但我已经等不及了,我就是要写作,我就是要随时随地能写作。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想法,这是我的生命需要,倒是在这结结实实的谋生里头,重新遭遇了生命,我突然发现原来我也能这样活着,以前我以为我只能写

过度专业的文学生活对写作是有害的

羊城晚报:为什么您会反复强调生活的重要性?

李修文:其实我是强调捍卫生活的能力,因为过度专业的文学生活,实际上对于写作是有害的。一个作家应具备正当的生活能力,他应当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作为一个文人活在世上。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太过于依靠某种审美的生活。

在这个纷繁复杂、变化剧

这个时代,我们的生活方式,到底能不能确保我们自己还有能力进入到这些变化着的幽微深处,去做一个同情者,去做一个将心比心的人。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缝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写作的疆域,这就是我不断去强调生活的重要性的原因,本质上它们是比翼双飞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写作只是我们生活进程的一个印记、一个象征、一个跟随者。

羊城晚报:您一直以来对古典文学给您带来的影响吗?

李修文:我喜欢上写作或者爱好文学,都是从戏曲开始的,中国古典资源是我写作时非常重要的背景体系和来源。

其实我一直处理和古典资源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写了很多冒犯古典资源的小,后来写《捆绑上天堂》也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戏曲、话本、传奇里获得一种叙事的能量,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中国古代资源里头所讲述的伦理,在

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是禁不住考验的,它是分离离析的。

而我的写作又是高度依托在这种古典价值基础之上,所以我很快就感到乏力,很难自圆其说,这也是我十几年里写不了东西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羊城晚报:同样是散文集,《致江东父老》跟《山河袈裟》相比有何不同?

李修文:《致江东父老》不是大家过去所理解的典型意义上的散文。今天散文创作需要冒犯,需要试验,需要动用各种手段。

今天作家的写作,本质上变成了对纷繁密集信息的处理,所以我在散文创作时要用尽可能多的方法,去建设散文这个主体。

羊城晚报:您下一个阶段的创作会主攻哪个方向?

李修文:我在为写长篇小说做准备,但是我的下一部作品已经写完了,是一本关于中国古诗的。

年度散文：

李修文

《致江东父老》

在李修文的文章筋骨里,“修辞立其诚”这几个字的光芒一直在闪烁。进入他笔下的“江东父老”,是那些最普通的“无名”之辈,他们的泪与痛,梦与想,是我们熟悉的一切,也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跟随他们的行迹,触摸我们沉浸的人间:山高水长,行者漫漫;生离死别,世事茫茫。



李修文,1975年出生,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中短篇小说集《浮草传》《因花落》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春天文学奖、茅盾文学新人奖等,编剧作品曾获大众电视金鹰奖。

简介